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隨筆卷第五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爲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  
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  
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  
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  
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  
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  
張說源乾曜王峻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紘爲賢，亦清介齷齷。自守者，釋騏驎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且死，所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爲七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爲三國，晉合之；晉之亂分爲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爲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爲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爲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爲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繫也。秦晉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爲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



毒流四海天實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 上官桀

漢上官桀爲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

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



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  
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  
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  
爲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而立顯宗顯  
宗即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道治尚剛嚴獨  
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主父偃徙董  
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  
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  
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  
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  
許之上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  
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  
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  
能如是槩之後世足以爲賢相矣惜不以式事



載本傳中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之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夫以

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求言之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爲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始爲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爲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爲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人蓋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二相則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正觀三年二月房元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魏證參預朝政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字不以何國大抵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



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楮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闞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友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

###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里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  
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  
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  
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  
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  
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武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  
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  
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他  
人所作爲佳什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  
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按今世流  
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



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

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及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開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



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  
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  
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  
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  
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  
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  
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  
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

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  
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  
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  
近也字爲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  
著今本稚誤作雜字子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  
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  
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



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爲木果之下更有四  
曰爲龍爲車爲衣爲言坤後有八曰爲牝爲迷  
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曰爲  
王爲鵠爲鼓巽後有二曰爲楊爲鶴坎後有八  
曰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  
桎梏離後有一曰爲牝牛艮後有三曰爲鼻爲  
虎爲狐兌後有二曰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

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  
按震爲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駝

元二之灾

後漢鄧騭傳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灾人士  
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云  
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  
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  
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  
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



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輶軻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跋云：若讀爲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旣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

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予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修國史日撰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 聖人汙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



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汗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汗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爲汗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

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觀銍艾云奄又觀多也蓋以又訓奄以多訓觀近者黃啓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注云又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爲一句

### 廿卅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字爲卌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



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衆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処以與爲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爲正

### 負劔辟呬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劔辟呬詔之鄭氏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旁辟呬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呬歐陽公作其父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劔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



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  
易劍爲抱可歎也

###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  
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  
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  
恐爲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  
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  
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王元之

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  
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必  
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  
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  
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  
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  
仰予謂仲舒嘗爲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  
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  
轉唯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



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然也

### 史館玉牒所

國朝熙寧以前秘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其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修撰檢討是與本省爲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旣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爲修牒又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爲

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僭賞此最甚焉

### 稗沙門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穉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



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釋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聊志於此。

容齋隨筆卷第五

容齋隨筆卷第六

十九則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楨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據甚明。



而宋莒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敏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金州得一鉦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爲比也

###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祕閣乞磨勘吏部擬朝議大夫時相以爲旣帶職則朝議奉直爲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曾慥踵之紹興末向伯奮亦用此繼而續甯復然後省有言不應薦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祿即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祿卿無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衛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



光祿不涉餘級至有超五資者然則浚明等不爲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恩典亦異又自承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人同作六階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雜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

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朕是以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虚空又問虚空爲何所住答言虚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稱不可量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  
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  
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爲大逆不道以其  
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  
不寃豈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  
輔翼之爲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  
爲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然

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  
然鄭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及有申公巫臣魯有  
申繻申棖晉有申書齊有申鮮虞賈氏姬姓之  
國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  
有賈舉黃氏嬴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  
妣蓐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  
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  
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  
齊然子尾之後又爲高彊鄭有高克宋有高哀



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國參晉有慶鄭齊有慶克陳有慶虎衛有石碣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奐周有石尚宋有石疆晉有陽處父楚有陽丐魯有陽虎孫氏出於衛而楚有叔敖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號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畏無難

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勝使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煬帝不亡符堅不平涼取蜀滅燕翦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失

綠竹青青

毛公解衛詩淇奧分綠竹爲二物曰綠王芻也竹蕭竹也韓詩竹字作漕音徒沃反亦以爲蕭筑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腳莎即菘蓐豆也蕭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



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菘竹按此諸說皆北  
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楨寇  
恂爲河內太守伐淇園竹爲矢百餘萬衛詩又  
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  
甚若白腳莎菘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  
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  
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爲孔子豈較力之強弱  
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  
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  
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爲  
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  
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爲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  
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  
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



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

爲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盪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



絕足。徃徃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舊史謂愈爲紕繆。固不足責。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第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爲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此也。

###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臯陶聽之何所伏竄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

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低昂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狐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狐突所歎八十



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尤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其五曰尤涼冬殺金寒玦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爲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

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固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



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他慮。旣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擘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爲晉所滅。沈子生逞，字



脩之奔楚遂爲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戍戍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爲齊王太傅敷德侯者有爲驃騎將軍者有爲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敘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爲蔡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按聘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聘

季字子揖成八年爲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餘歲矣逞爲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爲丞相沈尹戍爲楚將戰死於栢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爲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爲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達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



天氏之裔沈妣蓐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爲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爲可恨也

###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爲季孫意如所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國無此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逐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左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徃徃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韶州爲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州爲南康郡而



南康縣外屬鬱林爲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  
爲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爲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  
威嚴爲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子陵  
乃莊氏東漢避顯宗諱以莊爲嚴故史家追書  
以爲嚴光後世當從實可也

容齋隨筆卷第六

容齋隨筆卷第七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  
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  
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  
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  
開闔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溫夫輩言  
也

韓柳爲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  
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  
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  
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  
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  
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  
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  
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  
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  
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  
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  
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



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徃徃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

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非對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間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



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徃徃棄諸凡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

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爲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旣附以革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

###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



子魯使慎子爲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爲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已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爲將軍蓋本諸此

### 北道主人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

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旣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豈有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予頃修國史將以綴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



此温公所書皆陝州夏縣人曰毆曹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爲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子第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

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狙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騾背以銜賈之旣售矣策聞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鞍亢亢



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策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故爲公驗之曰危整者買鮑魚其馭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爲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返之疇以直又飲馭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爲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効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饑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



也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

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  
帝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  
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  
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禱時有大人之迹姜嫄  
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  
有人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馭遺卵  
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  
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  
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闕

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  
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按漢書  
毛公趙人爲河閒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  
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  
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  
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欲踐履  
以求不可知之襍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  
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  
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羌慶同音

王觀國彥賓吳棫材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羌字也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羌而他未有明證予按揚雄傳所載及離騷慶夭顛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羌同最為切据

佐命元臣

盛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爲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爲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至計也進韓信爲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顛心與楚角



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已而畫一之法成約  
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  
此焉肇之唐房元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獨收  
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  
籌帷及爲宰相粲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  
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本  
天下之兵以諫爭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勳御夷  
狄有道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其  
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

之理壞變府兵爲彍騎諸衛爲神策而軍政壞  
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藝祖監方  
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疆置轉運通判使掌錢  
穀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  
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於殿  
巖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爲  
至於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碩大光  
明者世有其人所謂一時之相爾蕭之孫有罪  
及無子凡六絕國漢輒紹封之國朝褒錄韓王



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  
奪襲爵停配享訖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  
哉

名世英宰

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歌  
興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  
年畧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  
我憤憤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  
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

字皆寘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  
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已  
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  
事哉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  
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入  
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謂之  
殺厲之師與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



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云

###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青浮

落處暮柳閒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與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抄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敘曰此曲盛傳爲詞者甚衆文人才子各銜



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煙。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

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髮鬢哉。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爲閒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鄼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鄒侯靳石坐離宮道橋

苦惡戚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欒賁坐雍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侯趙弟坐鞫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轅陽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



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  
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來索阿棟  
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  
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  
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  
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  
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隴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  
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  
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爲援而不  
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  
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



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而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操不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採、是豈智力策

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



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十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旣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旣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



外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  
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爲河  
東宣撫任布之子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  
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  
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  
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  
爲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按杜公以  
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爲副慶曆四年十一  
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

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  
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爲謔之理丁公長  
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云張乖  
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旣至而腦疽作求補  
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徃伺之言且將  
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按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爲戶部使中丞始知  
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爲  
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云乖崖在陳



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茲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 石砮

東坡作石砮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籥簞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筈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按晉書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魏景元末亦來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砮後通貢於石



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  
鏃長二寸蓋楛柝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  
來莫識恐不考耳。予家有一柝正長二寸豈黑  
水物乎。

###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閒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饑則  
簞瓢屢空餅無儲粟其寒則裋褐穿結絺綌冬  
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  
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

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  
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然則  
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  
異毋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  
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  
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敘亦云公田之利足以  
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  
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秔蓋未嘗得  
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  
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  
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  
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  
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考之矣  
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  
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旣得其道餘皆可槩見矣  
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

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曄王彪  
之坦之不任事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  
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  
重於荆徐荊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  
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渡江訖于太元八十餘  
年荷閩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  
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  
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  
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主上論此蒙欣然



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晁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太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

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閒誠為忝幸按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德裕罷相貶為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閒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閒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閒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



在衣曰義、欄義、領、合、中、小、合、子、曰、義、子、之、類、是、也、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義、鳥、義、鷹、義、鶻、

###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

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爲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耄之壽竟何益哉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事按公赴江陵塗中詩自敘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閒赤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麤天子惻然感司空嘆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

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裴度須精兵千人閒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



兵矣得栢者口授其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  
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  
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  
歸栢者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  
言者以策于愈愈爲白度爲書遣之耳

###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  
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  
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蜩蟬革音手持文

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  
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  
剝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  
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  
又云公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  
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  
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云先生之作  
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  
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



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安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法，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



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父宦減。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閒或不。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

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吏書。李迪吏侍。更無他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



審退而草制以迪爲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爲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爲密院却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啓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温公記聞蘇子由龍州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爲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爲寇罷之夕亦非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58